# 何當共翦西窗燭

## 追念溫英幹弟兄

文 / 姜家齊

1971年我到Baltimore的Johns Hopkins University 讀書，在那裡認識溫英幹。對他最早的印象，是因為他的夫人吳桂英女士，差不多和我同時到那裡與溫英幹團聚。他非常高興，每天樂滋滋的，也不吝說起他們如何相識：溫英幹是桂英家的房客。 而我那時是每天悶悶地思念著在台灣的女友。在上飛機前一個星期，我們私下偷偷交換了戒指，她就是我現在的妻子。

我們都參加了Baltimore的查經班，那時人數不多，英幹夫婦初信主耶穌，非常地追求。查經班裡單身的同學比較多，他們是學生中唯一的一對夫妻檔，對朋友的熱情和大方是有名的，特別是對查經班裡的單身同學。有一次他們請客吃晚飯，我們一面吃大餐，一面聊天，英幹的詼諧風趣發揮地淋漓盡致，鬧到過了半夜，一群人東倒西歪的在他們已婚夫婦宿舍中，找個角落就睡了。第二天上午大夥吃了早飯，到學校旁邊的美術博物館參觀照相，中午又回來吃了一頓才散去。 當然不用說，以後再沒有第二次，這輩子就這麼一次，被邀請吃晚飯，結果連第二天的兩餐也搭上。

過了一年，Baltimore的教會成立，第一次的主日聚會只有十位左右，英幹和我就一起參與服事。不知道為什麼？陳牧師要我做司帳，管理財務。我從來沒有看過賬本，也不知道如何記賬，對陳牧師設計的賬本和記賬方式是完全不知如何著手。求教英幹，他看了一會兒賬本說：「這不是標準的credit/debit的記賬方式。」過了一會兒又說：「其實是有標準記賬方式的收入/支出和現金資產負債的接連。很好！ 你好好做。」就沒有下文了。當然，我也就好好地做了3年，直到畢業離開。

過了幾年，我回到台灣教書，英幹回來參加國建會，我們一起吃了一頓飯。在那個時候，能參加國建會是一件大事，英幹意氣風發。

結束台灣的教書生涯，我們回到了美國馬里蘭州，和英幹夫婦又重聚。我家人的兄弟姐妹也都有機會認得他們，他們也常常幫助我的家人。

在美國飄零幾年後，台灣電信自由化啟動，我回到台灣工作，英幹也回到台灣花蓮的東華大學任教。他邀請我去他的學校做一次演講，他也抽空開車帶我到花蓮附近的幾個名勝參觀，期間他提到了在台灣教書，做神的事工和其中的樂趣。這可以說是我後來在北京大學任教的伏筆。

去年秋天英幹回到台灣，回美後確定得到癌症。同一時間，內人其蕙也確診得了大腸癌，接受治療。他們經常交換一些治療過程的事情，並互相鼓勵，一直到五月底。5月28日英幹最後給我們的Line 信息，是他的兒子Clement的中文講道，題目是：「與你何干」。

得知英幹主裡安息，雖說基督徒對生死的觀念是不同的，但還是難以接受。有好幾天，影響我們的生活，常回憶起過去和英幹及桂英相處的景象。真實的信靠順服是需要鍛煉的，我們也深信有一天我們會再相聚，也禱告桂英Faith/Clement們保重。